

刘一达 京味儿经典 长篇小说集



# 人虫儿

刘一达◎著

刘一达 京味儿经典 长篇小说集

# 人虫儿

刘一达◎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虫儿 / 刘一达著.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7. 12

(刘一达京味儿经典长篇小说集)

ISBN 978-7-5699-1936-3

I. ①人…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7799 号

## 人虫儿

RENCHONGER

著 者 | 刘一达

出 版 人 | 王训海

选题策划 | 王训海 赵 雷

责任编辑 | 余 玲 程 鹏

插 图 | 况 晗

封面题字 | 淳 一

装帧设计 | 程 慧 王艾迪

责任印制 | 刘 银 范玉洁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57735442

印 刷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10-5224988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7 字 数 | 216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1936-3

定 价 |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王兴家制印

## 目 录

### 第一章 京城“房虫儿”秘闻录

- “吃瓦片儿”的人们 / 003
- “大纤儿”和“小纤儿” / 004
- “房虫儿”都是什么人 / 005
- “房虫儿”“咬”谁 / 005
- 且看“房虫儿”斗法 / 007
- “门”里的“礼数” / 010
- “房虫儿”怎么“黑”人 / 013
- 老“房虫儿”的手腕 / 015

### 第二章 “古玩虫儿”闯江湖

- “大鼻涕”要买前门楼子 / 023
- 人生“炼狱” / 025
- 一个梦想付出的代价 / 029
- 赤手空拳闯江湖 / 035
- 一幅古画，一夜富翁 / 040
- “古玩”玩的是胆儿 / 047
- 砸金表“斗法” / 053

口出狂言：要收藏全世界 / 056

### 第三章 “瓦片虫儿”寻访记

中国的“高老头” / 065

甬跟我玩“哩喂儿愣” / 067

“瓦片儿”比人民币值钱 / 074

“涮”老广 / 081

儿子闺女都给我“玩”去 / 085

“他们‘买’宠物，我‘买’大姑娘” / 090

打死也不露富 / 093

### 第四章 “买卖虫儿”商海沉浮记

“买卖虫儿”与“商道” / 099

掏一万块钱听首歌 / 100

一段人生道白 / 104

绝不起哄架秧子 / 111

为五百块钱当囚徒 / 117

“板儿爷”中的老大 / 130

当“糖葫芦大王” / 134

不跟女人较劲 / 137

想干出个人模狗样儿来 / 140

脚踩五条船 / 142

在“海”里呛了一口 / 145

当了董事长 / 147

### 第五章 “票虫儿”演义

“票虫儿”的“道” / 153

驻俄使馆一张“门票”三千元 / 157

老“票虫儿”玩花活儿 / 160

- “票虫儿”火并 / 163  
老大妈上阵以“虫儿”治“虫儿” / 165

## 第六章 “鱼虫儿”见闻录

- 四十万元一条“龙” / 171  
“鱼虫儿”与龙鱼 / 172  
“龙鱼”被神话了 / 175  
玩“龙”有“道” / 178  
老“鱼虫儿”挨“咬” / 179  
人与宠物的心灵感应 / 182  
玩的就是钱 / 186

## 第七章 “报虫儿”真面目

- 报刊业的“绿林好汉” / 191  
一“枪”打出四十响 / 193  
“文雏儿”的和平演变 / 195  
报刊大战需要“军火商” / 196  
剪刀糍糊打天下 / 199  
“炒”文章还是“炒”金钱 / 205

## 第八章 “网虫儿”弄潮

- “网虫儿”享受高科技 / 209  
网络这玩意儿 / 210  
在网上漫游天下 / 211  
网上“公民” / 212  
一“网”情深 / 213  
在网上练“笔杆儿” / 214  
“情感小屋”的故事 / 215  
感受自由空间 / 216

第一章 京城『房虫儿』秘闻录





## “吃瓦片儿”的人们

北京的“房虫儿”，假如您不跟他们打交道，绝对想象不到他们的能量。

“房虫儿”的“道”有多深？可以说像是深山峡谷间的一条河。如果您冒冒失失地往里迈腿，十有八九得掉进去，也许一步就让您没顶。可是您如果只看表面，那是一潭宁静的碧水。

笔者也是跟他们接触了几年，才“悟”出他们的一点“道”。尽管如此，事后，跟一个老“房虫”“盘道”，他讪笑我只知道一点儿皮毛。

当记者的如果只是“蜻蜓点水”似地采访，往往会被一种表面现象所迷惑。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儿，真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不是笔者隐匿真实身份，“混迹”其间，很难把有些事儿摸个“底掉”。虽然说有些事儿看起来像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可是没有交情，谁让您捅这层窗户纸呢？

提到北京的“房虫儿”，先得从“吃瓦片儿的”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房地产实行国有化，城市除少量的民宅为私有外，一律被国家赎买。“文化大革命”时期，所有住房，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手里握着房契的那些私房主的房子全部上交国家，这种“一刀切”的变相“没收”，是“极左”的产物，给后来的国家房产管理留下了许多“后遗症”。“文化大革命”以后，国家开始为这一部分私房主落实政策，凡能退还的基本上都还给了本人。

我们所说的“吃瓦片儿的”就包括这一部分人。政策落实了，原来交公的私房又归了个人，自己住着有富余，又赶上房子地理位置不错，“吃瓦片儿”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儿。“吃瓦片儿的”还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家住城乡结合部的半农户，一套院子几间房压根儿就是自己的，随着城市向外扩展，原是荒郊野地，现在成

了繁华热闹的住宅小区，他的房子自然身价倍增；另一类“吃瓦片儿的”属于沾了“官房”光的人，凭借着权力地位老资格老关系，在单位分房时多占了两套住房。谁都知道，眼下单位分房是一种福利，分到手的房，等于吃进嘴里的肉，很难再吐出来。于是，他们就用公家的房子做交易，为自己谋取非法的收入。

我们所说的“房虫儿”就是专吃“吃瓦片儿”的人。手头有房的“吃瓦片儿”，“房虫儿”又吃他们，在当前城市住房空前紧张的时期，这无疑是一种黑“吃”黑的社会现象。透过这一现象，可以看到社会最阴暗的角落。

## “大纤儿”和“小纤儿”

细分析起来，“房虫儿”与房地产的“炒家”有所不同，虽然“房虫儿”吃房吃地与“炒”房地产在做投机生意上大同小异。但是，“炒”房地产干的是大买卖，行话叫“大出大进”。他们一般是公开打出自己的招牌，光明正大，甭管房源地源是什么来路，人家能往明面儿上摆。而“房虫儿”的买卖，一般都是暗里来暗里去，他们绝对不敢亮出自己的身份，所有交易都属非法，既无营业执照，又无正当的手续制度；既没有银行账号，又没纳税义务。说白了就是“吃”进多少是多少，出了问题，自己扛着，触了雷，“折”进去，也是自己的娄子自己补。因为，绝大多数“房虫儿”是跑单帮，单线联系，尽管他们有一个庞大的关系网，但互相之间谁也不摸底，也许连名字都是假的。当然“道”里的规矩，一般是不问其姓名和地址身份的，只知他的绰号：“老大”、“老吴”或“老猫”。

当然“房虫儿”里头也分着档次，有“大纤儿”“小纤儿”之分，有“大蔓儿”“小蔓儿”之别。一般是“大纤儿”手下有几个或十几个“小纤儿”，用他们的话说是“眼”。“大纤儿”是“房虫儿”的头目，有一定的资历和“道行”，手里起码有十套八套的房源，他手下有一帮“眼”，这些被称为“眼”的“房虫儿”到处去捕捉房屋买卖的信息，帮助牵线搭桥，此外还负责跑“信儿”，

跑腿儿，约期“照眼”，递价儿等活动。“大纤儿”需要这种眼，以便自己业务的开展，在过手的买卖当中不至于“放鹰”（放跑了买卖）。

“房虫儿”活动的面几乎覆盖着京城的犄角旮旯。有的“大纤儿”也有跨入河北、天津等城圈儿的时候。在长期的“业务”往来中，“房虫儿”们已形成了各自的活动范围，他们的门里话叫“吃地皮”，各霸一方，外人往往插不进腿来。有的吃东城，有的吃南城，有的吃朝阳门外，有的吃海淀，分区划片儿，各有各的山头。

### “房虫儿”都是什么人

“房虫儿”的人员构成极其复杂，有社会闲散人员，有干买卖赔了本改“道”的，有房管部门退休的职工，有一九四九年前就吃这碗饭的老“拉房纤儿的”，有在家吃“劳保”挣大钱没“道儿”的，有自己开着买卖，又入了这个“道”的，也有一些离退休人员或在职的干部子女等等。总之，“房虫儿”可以说包括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

他们与社会上的人有着极其广泛的联系，对“吃瓦片儿的”以及商号、铺户、新老暴发户、外来流动人口部落群、房地产管理部门、工商、税务、公安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了解，对某区某条胡同某个院落有几间空出来的平房，或对某住宅小区某楼某单元某室有几套空房，甚至这些空出来的房的家庭背景，人员状况，有什么人在什么机关工作，有没有出国的，有没有家务纠纷，近来家庭经济状况如何，是否储备购租房或是卖房的资金，都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个“底掉”，成为“大纤儿”们的“眼”，用“房虫儿”们门内的话说这叫“靠底”。

### “房虫儿”“咬”谁

“房虫儿”们“咬”的对象并不是城里的普通老百姓，尽管普

通老百姓因为住房紧张或结婚等房，或因为闹家庭纠纷急于想找间房分居单过，也急于想找一间或两间能租用的房子，但是，他们轻易不去找“房虫儿”，而“房虫儿”们也不管这种事，一句话，管这种事没多大的“卤”。因为这一类急等房的主儿都属工薪阶层，不但对高价房租望而却步，而且也容易“招”事儿，“房虫儿”们不愿给自己添这份“堵”。

另外，有几类人，“房虫儿”们是绝不敢沾的，诸如国家机关公务员、公安、工商、税务、法院做事的、房管部门的等等，道理不言而喻。“房虫儿”们主要是“吃”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外地进京做买卖的商人、企事业单位办公司的、文化部门以及合资企业的员工。一是这一类人手里有钱，买卖成交，给的“喜儿”大；二是通过出手房子，“房虫儿”可以跟他们“攀”上关系，遇有周转不灵的时候，可以找他们“接个短儿”，在生意上缓一“闸”。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房虫儿”“咬”人的注意力，主要是经商的老板和外来流动人口。

从八十年代起，中国的都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口大膨胀，有人把这称之为都市人口大爆炸。这种“人口大爆炸”的迹象是“农村包围城市，城市吞并农村”。据权威部门提供的信息，截止到一九九九年八月，北京的外来人口已达到二百六十万，广州已临近二百一十万，上海突破三百万。这一数字表明，每四个甚至三个城市人口中就有一个是外来人口。随着市场经济的形成，这些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城市的“准居民”。他们将在这里“落脚生根”，不但要居住，还要开商店、办工厂。左右他们生存的是市场，而他们要进入市场，首先要解决住的地方，解决做买卖的地方。于是他们成了“房虫儿”们“餐桌”上的肥肉。

“房虫儿”吃外地人，有几种考虑，一是可以漫天要价，外地的商人进京，人地两生，对房地产的价码儿一点不摸门儿，找“房虫儿”租房或买房，可以省心。因为有的“房虫儿”不但能帮他们办一切过户手续，甚至连开买卖起“照”的事也满应满许。“房虫儿”可以帮他打通一切关节，只要他肯多掏钱。而外地的商人又往

往在钱上并不计较。“房虫儿”可以狠咬他一口，而且能咬住不撒嘴，吃肥了算。二是外地人进城两眼一抹黑。“房虫儿”吃他们可以拿大头而没有后顾之忧，不会出现找后账的事。而且“吃瓦片儿”的也愿意把房租给他们，除了房价吃进来的多以外，还可以瞒天过海，掩人耳目。三是“房虫儿”吃外地人可以独闷儿，不必让“纤儿”分食。

总之，就目前的行市，“房虫儿”们吃外地人要比吃城里人划得来。因为外地人的特点是人生。“欺生”是任何买卖人的惯招儿。所以“房虫儿”们吃外地人一般都把握很大，很少有“放鹰”的时候。

## 且看“房虫儿”斗法

近两年，一些外地的投机商人也加入了“房虫儿”之列。笔者在采访过程中结识了一个姓徐的浙江人。可以说他在北京混了几年，已经是入了道的“房虫儿”。

他是手里攥着二十万元进京闯天下的，在永定门外的浙江村“猫”了一年多，没混出什么模样。后来，他通过关系认识了一个绰号“老七”的“房虫儿”。“老七”给他引道儿，他承包了坐落在西单繁华地段的一个二百平方米的商店。

这家商店是某部委办的“三产”，开张一年，赔了四十万，背了一屁股债，实在赔不起了，决定把门脸儿盘出去。“老七”通过撒出去的“眼”得到了这个信息，亲自出马跟这家商店的经理斗法。他首先出了个高价，商店租期三年，每年的租金三十五万，此外有个附加条件，把亏的那四十万窟窿给填上。经理一听，当然很高兴，立马儿就要签合同。“老七”说他再找人合计一下，等把亏的那四十万筹集到手，再签合同。经理只好这样答应了。

“老七”找了几个哥儿们，装作“大款”，找这家经理说也要“盘”这商店，并且放出口风说，“老七”手里并没那么多钱，他不过是虚晃一枪。这商店地理位置不错，但是风水不好，否则做买卖不会赔钱。然后，他们又挑出许多毛病，说这商店如何做买

卖不利，年租金三十五万，价儿太高了，撑死了二十万。弄得经理乱了“阵脚”。这之后，“老七”又一次出面找经理。他不提房子的事，先做东请经理在“明珠海鲜”撮了一顿，然后摊牌：他找人合计了，拿不出四十万现金来。他哭穷说，现在买卖不好做，弄不好就赔钱。他找人看了看房，说顶多年租金十五万。如果答应呢，他们就借债把四十万窟窿给补上，然后就签合同；如果不答应呢，这笔生意就吹灯拔蜡。其实“老七”早已把这经理的背景摸了个底掉，他急于“跳槽”到另一家商场当经理，所以他最关心的并不是年租金是多少，而是能不能把四十万窟窿补上。

经过几轮“拉锯战”，经理最后点了头，以年租金十八万跟“老七”签了三年合同。当然补那四十万窟窿是附加条件。

其实，“老七”在跟这家商店经理谈这笔买卖的同时，在外边早放出“眼”去，那位浙江的徐某就是那些“眼”套上的“狼”。

“老七”当然不能直接让徐某跟经理见面，他找到徐某，把这家商场的情况天花乱坠地吹了一通儿，然后亮底牌，每年的租金六十万，先交四十万的定金。徐某早就相中了西单的地面儿，以他的精明，不愁在这块地皮上一年挣出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来，他立马儿答应了，跟“老七”签了三年的合同。并且很大方地拿出了四十万的“折子”。实际上，“老七”早已通过“眼”了解徐某手头上有这个钱数。

“房虫儿”的这笔买卖算是成交了。

徐某花了二十万把商店重新装修了一下，商店改为商场，从老家拉过一拨人马，经营的品种上千，生意“火”了一段。苦干一年多，挣了一百万，可是到年根底下一算账，刨去房租、税和其他费用，没赚多少，于是他灵机一动，决定转舵。他以年租金七十万，合同期两年，把商场“盘”给了一个浙江老乡。这样，他从中扒了一层皮，干赚十万的租金。然后腾出手来，又重打鼓另开张做起了别的买卖。

笔者跟徐某接触过十几次，慢慢混熟了，一摸底，敢情他入京随道，跟几个区的“房虫儿”们都有联系。虽然跟他这种人“盘道”，他绝不会说出这些“房虫儿”的姓字名谁，但是他说出了一

些事，我影影绰绰都能对上号。

他今年四十一岁，在浙江某县城也算是个“顽主”，所以进京做生意透着浑身是胆。如今，他在京城有三处住房：方庄小区有个两居室，西北四环路有个一居室，西四有一套两居室。方庄和西北四环的房是他买的，西四的这套房子是租的，租金每月两千块钱，因为离他开的商店很近，这套房还兼做办公室。他掏钱安了一部电话，屋里布置得挺像那么回事儿。

笔者跟他混熟了，短不了要套他的底。原来这三处房，他吃进来并没走“房虫儿”的道。换句话说是他自己叨来的食儿。他在京城生意口上混了四五年，结交了一些狐朋狗友，其中也有自己的“眼”。方庄小区那两居室，他只花了八万块，就弄到手了。这套房是某机关一小干部的，这位小干部三年前奔了加拿大。老婆带着孩子留守，守了两年，守不住了，也办了出国手续。临行缺笔钱，于是想到了这套两居室。房子是自己掏腰包按优惠价从单位买下来的，所以想出手也显得心安理得，再说人已奔异国他乡，撂在京城一套房子也没多大用。口风一放，立马儿有几只“眼”就瞄上了。徐某动作比较快，谈了两次就成了，一手交钱一手交钥匙，手续办得挺脆。西北三环那一套一居室，据徐某讲花了五万。

徐某在浙江老家有老婆孩子，在北京“傍”着两个妞儿，都是外来妹。据他讲北京的姑娘对他们这些外地大款太“黑”，“傍”不起。这两个外来妹，在他开的商店当伙计，他并不打算娶她们，他说这要犯重婚罪。他跟她俩只是“玩玩”而已，此外，利用她俩给他看房。

笔者问徐某，你一人要几处房有什么用，为什么不把那两间房倒腾出去？他说再看看行市，因为房价这两年往上连翻了几个“跟头”，他还没有选准时机。不过，早有买主儿瞄上他的房了。他的在浙江村安营扎寨发起来的一个本家，已经相中了方庄那两居室，答应给他四十五万，他愣没舍得撒手。

毫无疑问，徐某在“房虫儿”的眼里，只是个外来的“串秧儿”，他的“道行”还差远了。然而，一个外地人，在京城混了五六年，居然把着三处房，实在令我感到吃惊。



## “门”里的“礼数”

“房虫儿”过手房屋虽然没有什么手续制度一说，可是“门”里人有一套“规矩”，他们的行话叫“礼数”。

在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中，信息对于“房虫儿”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不论是找房源，还是找买房的主儿或租房的主儿，都离不开耳目。所以“房虫儿”们一般都配有现代化的通讯工具，电话、寻呼机、“大哥大”都是必备的，有的还有汽车。一个绰号叫“大头”的“房虫儿”订了几十份报纸，还专门雇了一个人为他剪报上有关租房的信息。

为了相互沟通和传递信息，各片儿的“房虫儿”们还私下定有每天聚会的场所。这些场所通常设在换房站、个体餐馆、公园等处。有时这种聚会的点儿就在某一个“房虫儿”家里。“房虫儿”们管这种聚会叫“碰影壁”或“串门子”。

“碰影壁”时，一般都不“泄底”，只是沟通卖方的信息，至于自己手里握着多少房源，绝对保密。

“房虫儿”们在沟通信息时，都是闪烁其词，里面有许多“黑话”和暗语。

比如，某“房虫儿”得到一卖方信息，跟另外一“房虫儿”过话：

A：哥们儿，手里有货（房子）没？

B：朝阳门外有块瓦要出手。

A：什么长相？

B：不难看，南三（间）北两（间）。

A：有没有工程（装修之类的活）？

B：分你干什么？住人，刷刷墙就得。

A：空的？满的（还住着人）？

B：满的。想要，立马儿能空。

A：谁靠底？

B：我一哥儿们，铁瓷（关系莫逆）。

A：什么时候能过眼（看房）？